

东野圭吾

彷徨之刃

さまようやいば

理智与情感、苍白的法律与复仇的渴望激荡冲突，
彷徨之刃究竟当指向何方？

さまようやいば

彷徨之刃

〔日〕东野圭吾 著 刘珮瑄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彷徨之刃/[日]东野圭吾著;刘珮瑄译.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1.1

(东野圭吾作品)

ISBN 978-7-5442-4990-4

I. ① 彷… II. ① 东…② 刘 III. ①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
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05287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0-034

SAMAYOU YAIBA

© Keigo Higashino 2004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, TOKYO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彷徨之刃

[日]东野圭吾 著

刘珮瑄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 锐 翟明明
装帧设计 金 山
内文制作 郭 璐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印 张 10.5
字 数 265千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4990-4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直挺挺的枪杆散发出的黯淡光泽，让长峰一阵揪心。他回想起以前那段迷上射击的日子。手指扣下扳机那一瞬间的紧张、射击时的后坐力，以及射中靶心时的快感，都鲜明地烙印在脑海里。

长峰正在看枪支目录上的图片。他以前光顾过的某家店每隔几年就会寄来新的商品目录。图片下方写着：“枪身半抛光处理，附有意大利制枪套。”他瞄一眼价格，叹了口气。九十五万元实在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丢出手的金额，而且他早已放弃射击了。他罹患了干眼症，无法参加比赛。之所以会得这种病，是因为看电脑屏幕的时间过长——他在半导体公司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工作已有多年。

他将目录合上，摘下眼镜。干眼症痊愈之后，他又开始老花眼，现在阅读较小的文字都必须戴上老花镜。每次寻找眼镜时，女儿绘摩就嘲笑他是“老头子”。

老花眼还是可以应付射击的，但长峰已不想过度用眼了。一看到枪的图片，他就会技痒，心中那份想念也会随之苏醒，然而过去视若珍宝的枪，这一年来他却连保养都没有做过，现在已变成电视柜上的装饰品了。

墙上的钟显示时间已过了七点。他拿着遥控器，正想打开电视，听

见了窗外的喧闹声。

他从沙发上站起身，拉开面向庭院的落地窗帘。树丛外聚着像是一家人的人影。

他立刻明白那是他们的笑声。远处的天空中有烟火，当地正在举行烟火大会。和都市不同，这一带很少有高楼大厦，尽管距离很远，从长峰家中还是看得一清二楚。

他觉得既然在家里就看不到烟火，又何必大老远跑到人群中凑热闹。但他也明白，绘摩那种年纪的女孩子应该无法认同他的想法。她们的目的并不是看烟火，而是和同伴嬉闹，而且必须在热闹的地方。现在绘摩应该正拿着烤玉米或冰激凌，用只有她们才懂的语言，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只有她们才懂的话题。

绘摩今年已升入高中。在长峰眼里，她和一般的少女没两样，个性开朗活泼。在她十岁的时候，母亲过世，她还因悲伤而高烧不退，但又重新振作起来，这让长峰心中充满了感激。现在她还会开玩笑说：“爸爸，如果你碰到好的对象，可以再婚哦。”当然，这并非真心话。长峰能想到如果他真的提出再婚，绘摩会怎样反对。但不管怎样，绘摩似乎已经从丧母之痛中走出来了。

女儿现在正和同学们一起看烟火。为此，长峰特地为她买了夏季和服。她不会穿，还说要请同学的妈妈帮忙。长峰想看女儿穿夏季和服的模样，嘱咐道：“要拍张照片回来。”但他非常怀疑绘摩是否会记得。她只要一玩疯，就会把其他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她的手机有拍照功能，但长峰可以预料她拍的一定都是朋友的照片。

从女儿上小学开始，长峰就让她带着手机上学，并嘱咐一旦发生什么事就给自己打电话。对于没有母亲的绘摩而言，手机成了唯一的防护，长峰也可以放心地出门工作。

听说烟火大会九点结束。他告诉绘摩一结束就立刻回家，如果稍晚一点回来，也要记得打个电话。从长峰家到最近的车站步行大约需十分

钟。附近虽是住宅区，但一到深夜，路上便杳无人迹，路灯也只有几盏。

长峰看了看时钟的指针，露出苦笑。现在绘摩一定又把老爸的话抛诸脑后了。

一辆旧款日产 Gloria 行驶在双向均只有一条车道的狭窄县道上。在路灯很少、视野又不佳的弯道上，凸出的电线杆显得很碍眼。

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敦也咂了咂舌。“这是什么鬼地方！不要说女人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一直在这里打转有什么用？快换个地方！”

“那去哪里？”中井诚单手操控着方向盘，问道。

“哪里都行，只要有人的地方。在这种鸟不拉屎的乡间小路上干吗啊！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可今天晚上有烟火大会，走一般的路会堵死。不然我们干吗来这里！”

“掉头！”坐在后座的快儿踹着驾驶座，“现在烟火大会应该结束了，女孩们也差不多要回家了。”

“所以我说如果回头，会堵在路上啊。”

“谁要你回去了，笨蛋！刚才不是经过一个车站吗？我们就在离那里稍远的地方埋伏，等待猎物经过。”

“会有人经过吗？”

“那个车站小归小，下车的人还是挺多的。其中应该会有住得比较远、必须一个人走路回家的女生。”

“会吗？”

“少啰唆！快掉头，不然猎物就跑了。”快儿又踹了一脚驾驶座。诚满腹怒火，但还是默默转动方向盘。因为他吵不过快儿，敦也应该也会站在快儿那一边。

他随即意识到，这两个家伙好像是玩真的，他们真的打算袭击女人。快儿身上带着两种药，一种是氯仿。诚不知他是从哪里弄来的，但

他自称曾用这玩意儿强暴过好几个女孩。听说只要让对方昏倒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只不过这样很难插入女孩体内，所以要先准备乳液。他得逞之后，好像直接将受害者弃在现场，自行逃逸。诚觉得快儿的运气真好，至今都没人被他弄死。受害者应该到警察局报案了，但警方至今都没有查到快儿头上，因此他才食髓知味。

快儿手上的另一种药被他称为“魔粉”，像是一种兴奋剂。他说：“只要用了这个，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都会对你百依百顺，只希望你赶快上她。”听说他是两三天前在涩谷弄到的，好像非常想尝试。

“我们去找小妞吧。”诚接到这通电话，是在今天傍晚。快儿命令他开车去找他们。

“只要将这玩意儿涂到那里，她们就会乖得像奴隶一样，你们不觉得很过瘾吗？”快儿展示着装了药的塑料袋，双眼闪着光。

他们三人是初中同学，从那时起就干了不少坏事。相继从高中休学后，他们之间那种休戚与共的意识就更为强烈了，恐吓、盗窃已成家常便饭，还勒索过中年男子。疑似强暴的案子也作了几件，但只是将对方灌醉后侵犯。那些醉醺醺地跟着陌生男子回家的女孩子也不是完全没有错，所以诚没有强烈的罪恶感。

但是给女孩下药后加以侵犯的做法呢？只因某个女孩刚好这个时候出现，就可以对她做这种事吗？

还是算了吧——诚觉得应该这么对他俩说。但他非常清楚，自己若说出这句话，会被骂得多惨，会受到怎样的攻击。还不只如此，快儿一定会找其他兄弟来凌虐诚。曾经有个少年因顶撞快儿而遭到围殴，结果整张脸都变形了。那个少年在警察局里坚称不知那些施暴者是谁，因为他知道若报出快儿的名字，将遭到更惨的报复。

当时诚也加入了施暴的行列，因为快儿下了命令。

“不要手软，要让他知道下次绝不能再背叛我。如果打得太轻，他还会去报警。”

诚可不想遭到那样的凌虐。虽然觉得即将被侵犯的女孩很可怜，但为自保，他还是决定照快儿说的去做。

开了一段路，看似刚欣赏完烟火的人群慢慢从马路那端走过来。电车好像进站了。

“再往前开一点！”快儿发出命令。

一接近车站，行人更多了。有很多姑娘，还有看起来像是高中或初中女生的团体。每次看到这些女孩子，敦也都会发出响亮的咂嘴声。

“如果人再少一点就好了，这样怎么把人带走啊！而且全都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。喂，快儿，我看还是随便找个妞搭讪更快。”

“神经病，谁要去搭讪啊。如果是能搭讪的妞，又何必特地用魔粉？”
“啊，也对。”

“我们要找那种平常很难到手的猎物，驯服这种小妞才过瘾。”

敦也闻言伸出舌头舔舐嘴唇。诚瞥一眼敦也的表情，笑了出来。如果不笑，不知会被他们怎么说。

“哎呀，就在这里等一下吧，人会慢慢变少的。诚，在附近待命。”

“OK。”诚按照吩咐将车停在可以看见车站的路边。

不知警察会不会经过，诚心想，如果警察来作例行盘查，快儿应该会宣布取消今天晚上的行动吧。

快儿似乎看出了诚的心思，开口说道：“今天晚上是下手的好时机，因为警察不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诚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那些家伙都被调到烟火大会的会场啦。”

“哦。”敦也敲了敲仪表盘，“原来是去那里维护秩序了，你真聪明。”

“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们的目标只锁定看烟火的人，今天晚上行动。”
快儿似乎很得意，“对了，敦也，你住的地方没问题吧？”

“绝对OK。”敦也竖起大拇指。

敦也一个人住在足立区的公寓里，房租由父母负担。父母说为了让

他通过大学入学资格鉴定考试，该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念书云云，其实只是幌子，真正目的则是把这个会对家人施暴的儿子逐出家门。

“数码相机呢？”

“数码相机和摄像机都搞定了。”

“好。”快儿点燃一根烟，“现在只等猎物上门了。”

快儿强暴女孩子时，一定要用数码相机和摄像机拍下当时的情形，一来为防止事情闹大，二来也是他的个人癖好。敦也房间的架子上摆满了他们猎艳的成果。

好像又有电车进站了，人们陆陆续续从车站走出，似乎比刚才少。

“喂，看那个！”敦也指向前方，转过头去。

快儿探身到前座之间。

“那个穿夏季和服的？不错嘛！”他的声音像野兽一般。

诚也立刻清楚了他们挑中的对象，那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娇小少女，身穿夏季和服，手上拎着一个小袋子。虽距离很远，仍看得出她长相清秀。诚觉得她属于快儿喜欢的类型。

少女一个人走着，身旁似乎没有同伴。

“诚，行动！”快儿发出命令。

“可是还有人啊。”诚一边开动车子一边说。

“我知道，先超过去看看她的长相。”

诚慢慢开动车子，少女似乎没有察觉。他们从她身后慢慢接近，然后超过。看清楚少女的长相后，敦也低声赞叹。“很不错啊，真漂亮，真想上！”

“诚，停车，不要熄火，把车窗打开。”

诚依照快儿的命令而行，不时瞄着后视镜。那个少女似乎不太习惯脚上的木屐，慢慢地走近。

快儿好像正将氯仿倒到手帕上。

2

长峰的目光从播报新闻的电视移向墙壁上的时钟。他不断重复这个动作有一段时间了。时钟的指针已接近十点，长峰觉得绘摩差不多该打电话回来了。听说烟火大会是到九点结束。

电视正在播报职业棒球赛的结果。获胜的是岫巖球队，但长峰根本不在乎。他站起身，伸手去拿无绳电话。那里存有绘摩的手机号码。

他不知道是否应该立刻拨打。以前绘摩和朋友去唱卡拉 OK 时，长峰担心她晚归而打去电话，结果她一回家便抗议。

“去卡拉 OK 唱两个小时是很普通的事情。我很感谢爸爸关心，可我也不是小孩子了，多信任我一点嘛，不然我会被朋友笑话的。爸爸别再老担心我了。”

长峰并没有说出“你明明还是孩子啊”这样的话。这一年来，长峰对于女儿的成长感到很困惑。他完全不知道女儿在想什么、在外面做些什么，所以也不知该如何应对。他只知道，女儿好像不太喜欢他过度的关爱。

长峰的同事中也有不少人的女儿和绘摩年纪相仿。他们也都有同样的烦恼，不明白女儿在想什么。

“哎呀，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最麻烦了。我顶多只能逗她开心，其他

的事就全交给老婆去处理了。”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说。

要是她母亲还在就好了，长峰心想。与其说是不知该如何骂她而放松管教，还不如说是不想被她讨厌。长峰也觉得自已这样很窝囊。

长峰又看了一次时钟，指针几乎没有前进。

烟火大会结束后，一大堆人要回家，路上人山人海，大概会挤得水泄不通。要坐上电车，无疑也得等上好一阵子。这样一想，长峰就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

但是，距离烟火大会结束已经快一个小时了。

长峰最后还是决定按下通话键。或许绘摩又要抱怨了，但总比担心她要好。

手机铃声忽然响起，是现在最流行的曲子。诚吓了一跳。“哇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只不过是手机，干吗吓成那样！”快儿说完，便发出找东西的沙沙声。他好像打开了女孩刚才提着的那个袋子。

铃声持续响着。快儿找到了手机。

“关机。”敦也说。

“现在关掉只怕会让人起疑。不要管它，它自己会停。”

果然如快儿所说，电话铃声停了，他随即关机。

“这样就没事了，刚才应该先关掉的，太大意了。”

“进行得很顺利嘛。”敦也愉快地说，“真是个好上等货色！”

快儿也带着笑意。诚听见夏季和服下摆摩擦的声音，应该是他们把手伸了进去。

穿着夏季和服的女孩在后座被快儿和敦也夹在中间，已完全失去意识，一动也不动。

令诚感到惊讶的是，快儿和敦也的速度竟然这么快。停车，等待女孩经过，确认四下无人后，快儿一说“行动”，两人便冲到车外。敦也

赶到女孩前方，忽然止步回头。女孩似乎吓了一跳，也跟着停下脚步。快儿随即从背后袭击。他用那条洒了氯仿的手帕捂住女孩的嘴。大约不到五秒钟，女孩就瘫软了。他们扶住女孩的身体，同时向诚望去。这是叫他快点把车开过去。诚驾车来到旁边，他们便架着女孩坐进后座。看那熟练的手法，可以想见同样的事他们已做过多次了。

“如果还没到她就醒了，怎么办？”诚问道。

“暂时还不会醒。”快儿回答。

“如果醒了，再给她闻氯仿不就好了。”

“不能一直闻，弄不好会出人命的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

“我好像听人说过，弄昏人的时候是有诀窍的。吸入不够会醒过来，吸入过多会再也醒不过来，很难拿捏。”

“快儿你太强了，应该是全日本最会用氯仿的人了。”

听到敦也的奉承，快儿低声笑了笑。

“不是只捂着嘴就行，还要稍微压一下胸部，这样对方就会觉得呼吸困难，然后用力吸一口气，这时氯仿也会被吸进去，对方就会立刻昏倒。哎呀，说起来很简单啦。”

“太了不起了，那都靠你了。”

“刚才的配合实在太完美了。”

弄到了一个超乎预期的美少女，两人显得非常兴奋。等把她带到敦也的房间之后，借助药物的力量，他们应该会更疯狂。诚自然也非加入不可。

车子越过河川，进入足立区，不久就来到敦也的公寓前。女孩仍然没醒。

确认四下无人后，三人将女孩抬进敦也的房间。房间在一楼，敦也将手指伸进门上的信箱，拿出钥匙。信箱内侧粘着一个小袋子，他平常都把钥匙藏在这里，以便让朋友——其实就是快儿——自由进出。诚从

未擅自使用过敦也的房间。

他们刚将女孩抬进房间，诚的手机便响了。他一看来电显示是父亲，便按下通话键。“干吗？”

“诚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朋友家。”

“车呢？”

“停在旁边。”

“你现在马上回来，我要用车。”

“什么？现在啊？”诚一边说，一边庆幸自己得救了。

“就是现在。你也没告诉我今天晚上要把车开出去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诚挂断电话，做出扫兴的表情看着快儿他们。“真倒霉，我爸打来的，要我把车还他。”

那辆 Gloria 是诚父亲的，但不常开，所以最近诚常常擅自驾车到处跑。他两个月前才考了驾照。

“搞什么！不要理他！”敦也皱着眉头说。

“不行！如果把他惹火了，他会把车卖掉的。”

“那种老爷车哪里卖得掉啊。”

“如果真卖不掉，就只能等着报废吧。验车的时间也快到了。”

敦也咂了咂嘴。“浑蛋！没有人摄像有什么意思啊！”

看来他们好像打算让诚拍下强暴女孩时的情形。

“没办法，我要回去了，不好意思。”诚对快儿说，然后打开门。

“等一下！”快儿叫道。诚刚回过头，发现快儿的脸已凑到他眼前。

“你可以回去，但这件事不准泄漏半句。”

“我知道啦。”

“话说在前头，你也是共犯，不管你做没做都一样。”

诚咽下一口口水，点点头。他背脊发冷。

快儿已察觉诚从一开始就不想参与这场游戏，也看穿诚想趁着父亲

来电逃跑的念头。

“那好吧，你可以回去了，我们俩要享受了。”

“拜拜。”敦也的声音从快儿背后传来，带着轻蔑。

诚什么都没说就走出了房间。

他坐上车，发现有个东西在后座闪闪发光，便伸手拿起。是那女孩的手机。

长峰伸手去拿烟，却发现烟盒已经空了，就用双手捏扁。桌上的烟灰缸里已堆满烟蒂。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，搔了搔头。额头上沁出的汗水流到了鬓角，但他丝毫不觉得热，甚至还起了鸡皮疙瘩。不祥的预感几乎令他崩溃。

电话响了。长峰像是弹起来似的站起身，拿起无绳电话。但看见来电显示，他失望了。那不是绘摩的手机号码。“喂，这里是长峰家。”

“啊，那个……我是金井。”传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。

长峰认得这个声音，因为他刚在电话里听过。金井美和是今晚和绘摩一起去看烟火的同伴之一。长峰牵挂迟迟未归的绘摩，便打电话到美和家询问。

美和说她和绘摩是在电车上分手的。离她家最近的车站是长峰家的前一站，当时她和其他朋友都已分开，同伴只剩下绘摩一人。

如果是坐那班电车，绘摩应该已抵达车站。之后她到底去了哪里呢？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。

“我试着联系了所有今天一起去看烟火的人，但是没有人知道绘摩的行踪。大家分开之后，也没有人接到绘摩的短信或电话。”美和用难过的声音向长峰报告。

“是吗？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”

“我等会儿再打电话给没去看烟火的同学，还有班上和绘摩比较好的同学，或许可以打听到什么消息。”

“那真是帮我大忙了。没关系吗？都那么晚了。”

“如果不做些什么，我实在放不下心，非常担心绘摩。只要一想到绘摩碰到了什么……”美和的声音哽咽了。

“谢谢，如果有任何消息，请再跟我联络，我是不会睡的。”

“好，我一定会通知您。”说完，她挂断了电话。

不止金井美和，绘摩的那些朋友现在一定都在打听消息，然而长峰心中其实对她们怀着些许恨意——要是她们不邀绘摩去看烟火就没事了。他心里明白发牢骚也于事无补，但无法不这样想。

坐回沙发时，玄关的门铃响了。长峰拿起对讲机。“哪位？”

“警察。”对讲机里传来了低沉的声音。

问过金井美和后，长峰便打了电话到当地的派出所，那大约是四十分前的事。他们好像终于来了。

来的是两位穿制服的警察。长峰请他们到客厅，说明事情经过。

“来这里之前，我已经四处打听过了，但目前并没有接到关于您描述的女孩被收容的消息。烟火大会现场及周边也没发生什么特殊情况。”年长的警察说。

“我女儿大概已经回到车站了，就算发生了什么事，也应该是在车站四周。”

“这个可能性很大。我们待会儿就去车站前面调查一下。”

警察的回答让长峰很不耐烦。“难道不能展开规模更大的搜索吗？”

警察露出很为难的表情。“我了解长峰先生的心情，但考虑到一些衍生状况，就不能大张旗鼓。”

“衍生状况？”

“也就是说，”警察舔了舔嘴唇，“如果令爱是遭人绑架，就不能刺激歹徒。歹徒如果知道警察已展开大规模搜索，可能会终止计划，到时候令爱搞不好会有生命危险。”

“绑架……”长峰听到这两个字便两腿发软，感到绝望。他从未想

过会碰到这种事。“生命危险……就是说会被杀吗？”长峰呻吟般问道。

“因为今爱可能看到了歹徒的脸……”警察吞吞吐吐地回答。

长峰的脸扭曲了。他想说话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烟火大会已过去两天了。中井诚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电视游戏机。他已看完所有租来的录像带，无事可做了。两星期前他还在货运行打工，但现在又游手好闲了。遭解雇的原因据说是工作态度恶劣。他确实经常迟到，还觉得被老员工呼来唤去实在太无趣，偷偷旷工了好几次。

被开除这件事，他起初瞒着父母。他觉得如果被发现，一定会被数落一顿。然而，父母知道后什么也没说。松一口气之余，他也知道了父母似乎没对他抱任何期望。这让他觉得挺乏味。

诚的父亲在建筑公司上班，离退休还有十年左右，或许他也希望儿子能在这段时间内独立。母亲则在附近的书店工作。诚打工时，她每天早上都会为他做早餐，最近却什么也不做就出门。反正诚爬出被窝都已是中午时分了。

对于自己的未来，诚并非完全不担心。高中休学的他，今后重拾书本的概率简直是零。他明白这样绝对找不到什么好工作，也想过去上职业学校，但完全不知道该学习什么技能。说起来，他很不擅长向人请教，也讨厌下功夫学任何东西。他天真地想着能直接找到一份好工作，最好钱多事少。

游戏玩腻了，诚便将画面切换到电视，正开始播报晚间新闻。他哑